



60年代达城老车坝

老达城 原来只有这么大

□汪继业

这里说的“达城”，是指几十上百年来有城墙围护着的那个老达城，它究竟有多大个圈圈呢？

我们按东南西北的方位分别详说。

东面。达城的老车坝附近，有栋建筑被大家称为“转转楼”，其实这里的老地名叫做“小东门”，是老达城的城门之一。在转转楼和市中心医院之间的柴市街长廊，是20多年前才修的，当时二楼门市的售价是7200元一间，不晓得现在要值多少钱了。没有修这个长廊前，这一排就是一道老城墙，城墙根下只有很少几间茅草房，住着一些城市贫民。后来的长廊就是背靠着城墙修建的，也就把城墙遮住了。但是如果从翠屏路经院棚巷去柴市街，在城墙那里是要下一段梯子才能到。荷叶街到柴市街的那一段公路以前也没有，是后来在城墙上挖开缺口修的，因此坡度也就特别陡。

南面。从柴市街继续往南走，进入了一条小巷，名叫东城壕巷；继续前行，穿过翠屏路后，进入另一条小巷，名叫西城壕巷。从巷名就可以知晓，这里原来是城墙根下的城

壕。在30多年前西城壕巷的北侧都还是高高的老城墙，由大西街的八完小门口往河边走，在一段平路后就到城墙边了，然后就要下梯子才能到城壕，后来也是挖开城墙缺口，才有现在那段坡度较陡的公路通到箭亭子街。而大东街电信公司营业厅旁边通向东城壕巷的经过花市的那条路，特别陡峻，也是源自老城墙的高差。

西面。现在的华阳大酒店的位置，以前就是一道老城墙，里面就是粮食局的粮库和面粉厂。20多年前才平毁了城墙，修起了楼房。

北面。来凤路的南侧应该是老城墙的所在，也就是这一段，我没有见到过遗存的老城墙。

现在我们围着老达县城的城墙走一圈：从转转楼（小东门）出发，经过柴市街到大东街口（东门），下到东城壕巷，穿过翠屏路（南门），沿着西城壕巷直到火厂坝巷，转向北过大西街（西门），再沿红旗路和来凤路到大北街口（北门），最后回到转转楼，这个圈子里面就是有城墙围护着的那个老达县城。



德立敬打

何德立，网名“荷叶”，年过四旬，其貌不扬，心很善良，一位普通的超市售货员，“刘哥”的老婆，“胖子”的妈。下班之余，喜欢捉笔记录下自己生活中的酸甜苦辣，全是家长里短平常事，经她娓娓道来，则令人捧腹，会心一笑。

男朋友

看晚报上，有一个男人，为了他的女朋友什么都敢去偷。

我好生羡慕，这样的男朋友，我也想要啊！

我说：“哥哥，我给你讲，报纸上说，有个男人好好哦，他原来就因为偷东西坐过两年牢，刚出来，要了一个女朋友，对他的女朋友好惨了。他的女朋友想看电视，他没有钱买，就去偷，电视偷了回来，没有信号，他又去偷锅盖。后来，他的女朋友想要手机，他就一口气去偷了三个。这样的男朋友好好哦，要什么就有什么。这样的男朋友，我也想要一个。”

刘哥不为所动，说：“接到讲嘛，后来呢？”

我笑了说：“后来，他就遭了，又被关起来了。”

刘哥也笑了说：“这下子，他就是惯犯了，想出来，就不容易了，你的男朋友就没有了。”

我说：“有了三个手机，还要什么男朋友？”

刘哥气了骂：“法盲啊，偷的东西是赃物，要收缴的，你就鸡飞蛋打了。”

兔子

那年春天，陈二娘送了我两只小白兔，我很喜欢，想把兔子养大了，去换一条裙子穿。我每天割了草回来喂兔子，希望它快快长大。

可是，有一天早上，我在门口梳头的时候，

看着小兔子在我的面前蹦蹦跳跳，它们跳着，跳着，就跳到一户人的家里去了。可是，等我头发梳好了，去那户人的院子里找兔子的时候，那个人却告诉我说：“没有啊，我没有看见有兔子跑来啊。”

她这样说的时候，我发现她的脸好红，都红到耳朵那里了。

我就什么话都没有说，都说捉贼捉赃。我有什么证据呢？伤和气的活，我不说。我自认倒霉，想，那条裙子我是穿不成了，或许命中注定，我与那条裙子无缘。

两个月之后的一天清早，爸爸妈妈去田里干活了，我在家里煮早饭。有一只大白兔蹦蹦跳跳的来到我家，我的妈呀，是我的小白兔回来了？两个月不见，它长大了耶，我捉了它去了集市上，换回了我喜欢的那条裙子，过了一个快乐的夏天。

在心里，我是非常感谢她的，是她辛辛苦苦两个月，割草，帮我把兔子喂大，多好的人啊。

她不快乐，几次三番，来我家，眼睛四处看，像是在找寻什么。我好怕她会问我什么。好在她什么都没有问。

其实，我都想好了，如果，她要说兔子是她家的。我就会小声说：“你家的兔子怎么不回你的家，它要回我的家呢？老兔识途的典故，你是知道的，对不对？”



方言与识字

庞雨，现供职于宣汉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。年过知非，喜欢读书，喜欢码字。作品散见于网络、纸媒。

脚猪

十来岁时，有年暑假，回万斛坝老家看奶奶，住么叔家。突一日，么叔家里杀了鸡，烧了腊肉，象过年一样。问堂弟，堂弟告诉我：今天脚猪师傅要牵脚猪来。不懂，又问。堂弟笑得有些暧昧：脚猪，就是公猪。原来，么叔家喂着一头母猪，脚猪师傅牵着脚猪，是来配种的。后来，才知道：猪生下不久，大多被阉。去其势，断其欲，利于迅速生长成材。方圆几十户人家，会有一户让猪保有其阴性，生育下一代。这样的猪，被称为母猪。好几百户甚至上千户人家，会有一户让猪保有其阳性，用以配种。这样的猪，被称为脚猪。农村还用“脚猪”一词，骂那些不守夫道、四出沾花惹草的男人。

流沙河《文字侦探》“国家”条，注释家：“史前曾有过母系制社会……那时婚姻制度‘招郎上门’，男迁就女，这种行为叫家（后世女迁就男，家改叫嫁）。家本来是动词。先民觉得男迁就女这种行为，好比公

猪牵到母猪那里进行配种，所以造出屋盖下的一头豕的家字，作动词用。”流沙河并未到此为止，他接着进一步阐发：“看篆文家，那一头豕并未标明性别，怎知就是公猪？看甲骨文却有在腹下添一画，而知其为牡的。壮豕曰豨jiū。《说文解字》认为家字是豨省声。许慎想象动词家字应该是盖下一个豨，因嫌笔画太繁，省略成豕字，这就叫‘豨省’。公猪称豨，四川人叫‘脚猪’。豨声被讹读了，错写成脚。”但却未说明“豨”为什么会被讹读为“脚”。

周宗旭、文华珍《“脚猪”探源》一文，认为：“方言俗语中还大量保存了‘行走’义‘色情’色彩。……牝牡相求的相关‘色情’活动与‘行走’、‘游走’等义很有关系。……‘脚猪’之‘脚’来源于‘行走’、‘走脚’之义，有非常充分的现实民俗依据的结论。”

公猪称豨，有定论。豨讹读成脚，或有可能。行走用脚，借脚称经常“客串”之公猪，亦有可能。谁对谁错，不得而知。